

陳衆仲文集

三







无刊陳衆仲文集





陳衆仲文集卷之四

序

國朝文類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常考之二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比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徃徃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 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嚮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麗蔚光 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 監察御史鎮陽蘇天爵伯脩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





漢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  
鑑以 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  
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撫  
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  
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  
若干首為七十卷名曰 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  
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有其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  
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  
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為於世  
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為身謀者窮晝夜所為將無一  
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為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  
傳者漠然曾不留意遠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  
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  
脩平日之用心矣伯脩學深而識正自為成均諸生  
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  
不筆之簡冊有 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  
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錄  
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  
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

經筵唱和詩序



古人有言曰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周成王能成其德由周公何以傳之也曰此豈過爲高論者哉我世祖皇帝道參元化明並日月宜無待乎儒者之助矣萬幾之暇命許文正公與諸儒講堯舜孔子之道以登中統至元之盛夫以世皇上聖猶不能無賴乎此則世之爲人君者能無賴輔導之功乎

文皇帝以明宗有觀書之喻開宏章閣延學士大夫敷陳皇祖寶訓暨諸格言緝熙光明以師表天下而在位弗求志有未遂也今上皇帝以

明考元子入紹天統有志祖宗之事御極之初即

皇朝通志卷之三

命兩丞相與賢臣碩彥之在著定者以聖謨嘉言

與凡經籍所載可以充廣聰明增崇德業者一月三進講上接聽忘倦而時有儆惕之色於是益優禮

講官既賜酒饌又以高年疲於步趨也命皆得乘舟太液池徑西死以歸聞者皆爲天子重講官若此

天下其不復爲中統至元之時乎今監察御史鎮陽蘇君伯脩時爲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論定其說

使譯者得以國言悉其指歸沐日又賦詩鋪寫盛事約同館之士與京師能詩者和之彙爲一卷不鄙

謂旅使序之嗟乎儒者之用心亦苦矣救精神方冊



之間莫不欲售其說於人主使四海之人咸被仁義之澤奈何自孔孟以來儒者之每不遇於世落落也程正叔氏以名臣薦身際元祐之朝似可以行其學矣崇政說書懇懇忠盡卒無所售而去況其他者哉然則儒者得以所蘊進納於其君實千百載奇遇幸會也又安得不歡欣鼓舞而形諸詠歌也哉此伯脩與諸賢之詩所以作也後之君子想見元統之治將於是乎觀焉

送完者徒還河陽序

國家初置成均本教國人士第因浸及其餘焉國人子弟之所以學者非專尚乎文辭之葩華也訓故之繁瑣也與細儒曲士角分寸於觚翰之間也醇龐之質偉茂之器固將有以成其美而懷伎之氣儻蕩之習亦欲有以變其故爾成周之造士也七年考其小成九年考其大成至是不帥教者盡變不變王親視學又不變則為之三日不舉蓋學所以變氣質也不變則棄人也為君師者能不以是為己責哉蒙古生完者徒入學甫三載予見其貌魁岸而善祥其意淵達而款懇其言辨暢而縝理生之質亦善變矣揚子雲有云君子弼中而彪外也生之著於外者若是其



必有所得於其中乎歸見父母父母必喜曰吾子去我久而能異於昔矣里中父兄來覲生必亦曰不見生久生異於昔矣吾知由生而有興起者焉吾知由生而有慕國學之為教者焉吾知生由是而益有以自勵者焉其行也同舍生為求言因序以勉之

送柿溪州蒙古學正序

無懷氏封泰山以來字體之變尚矣其可考者古文作於蒼頡大篆作於史籀小篆作於李斯隸書作於程邈以至謄篆蟲鳥草書八分等書又紛然雜出秦漢之間因時制宜蓋未始有定畫也 皇元造國字

以新天下之耳目諧聲以該六書之會母字四十一而變通無窮焉故非智融而器疏者不足以詒其妙大梁程生某蚤為舌人又善書得晉人筆意故學國字即復出輩流翰林院試書言用為禮之柿溪州學正將行余告之曰書於六藝非小數也天下之大而號令之行也書行之萬世之遠而事之傳也書傳之故周官有保氏之教漢法有太史之試後世又設博士弟子員以專其業良有以也況今國字之為書也布我朝之大訓在焉設官內外將以同天下之文而布聲教於四方也其為職不亦既重矣乎禮為遐壤



學正能教其人使習通其業則亦有補於當世矣講授之暇母地歌楚辭於渚蘭汀芷之間取柿溪香相葉悉書之筆勢當益進

國家將磨白玉之板書無前之盛烈且召子矣

### 閻主簿孝行詩序

霍邑人間祿由蒙古字學教授除臨汾縣主簿未上而母死哀毀踰節廬墓以終其喪先是喪父亦如之鄉黨稱其孝有司上其事

朝省將有所褒嘉焉與往來者求搢紳為詩美之余書其右簡曰古者人無不學學所以求至於成人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

陳襄和文集卷之十一 六

民而賓興之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缺一則非成人況可遺其所甚重者乎故保氏教國子以藝儀必先審以師氏之德行三代聖王治效之隆徃徃亦由在官者之有是學也後世之為學者岐道藝而二之以為敦德未足以動流俗而術藝有足以微亟用為進身之計常有餘於為入之道則不足夫書六藝之一而孝者六行之元也人知國字之足以進身而競習之曾亦知大司徒與師保氏所以教人者乎閻君以字學入官而篤於孝行如此庶幾知古人三物為教之意矣他日臨民寧無以厚其俗哉



贈沙井徐判官詩序

天山之北聿陸衍迤邐亘乎大莫 趙王之封國在焉 王得選吏治其人豐州徐君善卿起家爲沙井路總管府判官善卿嘗事 王於邸 王愛其儉儉而有學欲薦諸朝而大用之善卿獨曰沙井獨不足行吾志乎乃條其所宜施於民者行之不以激爲廉不以察爲智苛除媿解有西漢循吏之風焉民舊業畜牧少耕種善卿始勸民力穡而民生滋厚又設學校以教之而民俗日殷輿人誦之曰我有廣野天山之下昔我善牧今我善稼我吏旣作又教我以學徐

懷慶府志卷之二

二

侯徐侯毋舍我而邈秩滿民上治狀留之

王曰使理吾國皆若徐判官吾何慮焉乃以國人之請移中書復任之於是吾黨咸賦詩美之余聞之民曷生乎食之也曷馴而寧乎教之也有虞氏命稷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當時命官莫此爲急繼命皋陶明刑不過爲弼教之計爾三代治制寔密大要無出乎此後世以能吏稱者未嘗知有教養之道唯恃刑法以行其所欲爲者而已矣嗚呼此後世之所以不古若也徐君位卑且佐理荒落之郡而能以教養爲政若此使得專任中土牧守之寄其效又何如哉



亂石湫禱雨詩序

泰定戊辰之歲陝右大旱民日益困有司散利去幾  
索鬼神莫之能禦六盤染織提舉燕山馬君湫然曰  
天人之相去邈矣職位之有守不可越矣然亦有流  
通而無間者乎吾雖非守土臣然食其祿者憂其事  
也況吾祿實出於民而諉曰閔雨非吾職也是豈仁  
人之用心哉即屏葷酒沐浴齋戒輟奉錢買蘇幣祝  
奠之物負之行五十餘里至亂石湫拜奠而默禱焉  
忽靈風生水一如神騰鬼趨湫灑出樽酒流抵岸側  
若將授君者左右咸驚異以為神所以表精誠而昭  
嘉況也宜拜况君再拜受而飲之以器入湫水迎至  
郡城寘諸叢祠有雲隨軒蓋大渴連日禱者蘇仆者  
起愁嘆亡聊者鼓舞而驩欣民於是歌頌焉君如祝  
東長生焉余聞君為人正而靜居官以廉介自將是  
宜有以格神明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實受其福吾於馬君有以知其然矣

送無錫州知州王誠甫序

都水監經歷王君誠甫出知無錫州而徵言於余余  
惟測右租賦甲天下歲轉粟京師數百萬石比歲東  
南大雨水吳錢沼焉而無錫為浙右大州為州牧者



其責亦重矣誠甫豈第君子而婉畫水曹最久也九  
天下川澤壅疏與夫五溝五塗之制莫不孰講而周  
知之出而為是州豈非上之人所以用誠甫之意乎  
書曰三江既入震澤既定今三江皆已入海而無所  
湮滯乎震澤底定而無所溢溢乎吾知誠甫必有所  
建白而坊庸之大荒大札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之典  
吾知誠甫必有所申明而興行之惟趣集租賦而民  
隱之不恤則非長人者之道也是州秦伯始入吳所  
居之地也民之衣食既足因其舊俗而教之以禮讓  
之節因園空虛頌聲作於田野此又上之人所以用  
誠甫之意乎予他日南歸將卜居于茲未必不及誠  
甫之餘惠也

西山詩序

至順三年六月之吉西山新寺之穹碑樹焉是日百  
僚無敢不至碑所余與趙博士繼清蚤作出平則門  
公大堤並駐蹕亭下轉入湖曲逢趙宗吉茂漢卿二  
編脩與劉敬先典藉騎驢從蒼頭挈匏尊邀余與繼  
清就堤側藉草坐灌木延陰洞冷然生磻底幽鳥鳴  
其上命蒼頭堤旁取荷為盤以實腊肉倒樽中濁醪  
飲數行甕山流黛與湖影相盪滿於盃盤巾袂之上







予言若此余謂生非藝術人也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生之爲術必亦若君平之與人言者乎夫身有之則其言親切而有味吾知生之言必易於感人其孝友不獨行於家而已也有人如生大夫君子能不爲之賦詩乎不然天新雨道少人試詣生與言如何

石氏節婦詩序

國子生王翼來言曰吾完州俗美男義女貞石氏女二十嬪于蒲城夫曰王德僅兩歲并即荷戈與投從軍南行炎風輒中毒雨腐肌殞于戎行不得視父母與妻發哭水滸招魂以葬願瘞此身為彼骨上土頌家有二老而見方呱呱窶晏弗煬體無完襦柰何棄去而與良人俱於是飲泣支備還入室堂思曷爲養惟婦功是感夕鐙而繡晨篋而桑澤器攔灰溼帛漉裳力營食衣以保尊章使安彊廿年皆以壽終若不知其子之亡彼呱呱者瓚齒與德茂誦詩讀書皆母之教石氏今死年六十五臨絕語瓚謂吾可以見尔父瓚懷母恩悲不能言以歌詩所傳能求彼乎筮亥故託翼來乞書其然以微惠于諸賢

送索士嚴燕南憲司經歷序



索君士巖除燕南憲司經既畢將行徵贈言旅之言曰  
天下大物也

天子與宰相勢不可獨治之於是設官以分治官衆  
不能皆得人也德澤之未流民隱之無愬姦貪賊蠹  
之無所懲畏於是設風紀之官以繩糾之其為任可  
謂重矣天下憲司凡廿有一道燕南居其首焉其地  
咫尺國門外實先宣風以為諸道望而一出言一舉  
足即聞 朝廷之上其任可謂又重矣憲司官若吏  
權皆足以制郡縣禍福人而事不當律令幕官不著  
文書不得行使者雖行部遠外會議事幕官亦與裁

之則其權又足以制夫妄禍福人者經歷元慕也其  
為任可謂又益重矣士巖此行集三重焉若之何而  
任之夫 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力有所不及智有  
所不周矣天 心行而不息也地凝然而不墜也誰實  
任之曰氣誰實任氣曰理然則惟理可以任天下之  
至重者乎講學以明理制行以養氣此古之人所以  
大有為於世也士巖擢高第入史館又從事御史府  
布武華要之衢而每退然若木勝衣君子於是乎知  
士巖之學矣然則士巖今居憲幕可否事必不以區  
區智力與人較爭短長其務以理勝不 以言勝者



乎雖然是猶非天下之至重者也士巖當益思所以任夫至重者哉

送李中父使征東行省序

高麗在我 朝如古封建國得自官人其秀民皆用所設科仕於其國皇慶間 詔大比天下士自是始有試禮闈者然多綴末第或投東省宰屬或官所近州郡既歸即為其國顯官鮮更西度鴨綠水者夫自封建既廢天下仕者無不登名王朝其勢然也今高麗得自官人而其秀民徃徃已用所設科仕其國矣頭復不遠數千里來試京師者豈以得於其國者不若得諸朝廷者之為榮故雖得末第冗官亦甚榮於其國況擢高科官華近為天下之所共榮者乎元統元年

天子親策進士旅叨掌試卷簾內高麗李穀所對榮大為讀卷官所賞乃超真乙科宰相遂奏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亦榮矣明年 制詔天下興學校中父得捧 制書東還且將以其得於 朝廷者悅乎親及其鄉黨也余壯其行告之曰子歸見邦人諸交宜言 上文明立賢無方未常鄙夷遠人如曾青丹研不產於中國而中國實用之士患不適於用不



患中國之不已用也不然興學校之 詔何以遠頌  
于茲土哉易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吾  
將見揚翹於東方者與中父翩翩而來儀乎

劉沂州慶壽詩序

臨沂劉瓚文瑞為集賢都事時其父信甫母田夫人  
已推恩拜官封搢紳為文辭榮之今瓚官儀曹秩五  
品信甫又以子貴拜奉訓大夫益都路沂州知州飛  
駙尉臨沂縣男田夫人封臨沂縣君沂州今年八十  
有八夫人八十有二於是大夫士又為歌詩以誦詠  
其福履之盛屬余序余常觀於樹藝之事矣生息蕃

庶而利之收倍焉者必風雨之時土地之沃而人事  
之周也三者缺一焉則其生也弗遂惟人亦然天之  
所畀者厚身之所積者充子孫之孝養無不至則其  
所享必有優於人者矣彼有所不足者非賦予畲於  
有生之初則培植不加於有生之後甚至戕其所得  
於天者不然同生宇宙間何萬有不齊哉沂州孝友  
忠信能沖澹以養心勤約以實生畜書以教子捐貲  
以周人之急而善德又足以善其里俗伉儷皆登上  
壽君鄉邦受祿養安疆夷愉無有不愜於心豈非得  
之天者厚積之已者充而養志者之無不至而致然



歎烏虜何沂州於斯三者之獨備也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俱者則人雖有德有壽又必以有子爲可貴況有子篤於孝又以寵祿及其親乎雖然吾聞化國之日舒以長方今四海寧謐和氣充飽沂州得享安祭於壽域之內則得於朝廷者多矣又不但三者之備也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劉君粹衷之爲旌德令也客有過余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爲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爲文章從容播紳間奈何治縣縣難治也必有彊明之才而後可以剴劇

粹衷奈何治縣予應之曰子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世以彊明稱者未必良吏也彊而無以養之必嚴刻月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爲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常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常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享公以莅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政教脩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善治之吏於是中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



則所治者與治 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  
師不驚不寧飛者走者莫不為之先後麟鳳亦何用  
驚與猙哉粹衷方將為麟鳳於旌德旌德之人方將  
先後之不暇而子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  
唯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為粹衷道之

周此山集序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為低昂其變  
易推也近世為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調  
愈下日鍛月鍊曾不若昔時閭巷刺草之言世德之

衰一至於此我國家以淳龐雅大之風丕變海內為  
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  
時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況以文章而歌詠雍熙  
之和者乎周此山先生自括蒼來京師訪予靈椿寓  
舍與語竟日知能為詩因索其所作觀之何其言之  
藹如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驕以淫窮而無所遇者  
其辭鬱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才  
抱藝蚤有意於用世既而託迹丘園不見徵用且老  
矣今考其詩簡澹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非有德者  
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可謂有溫柔



敦厚之德矣予觀橋門七年凡四方文字當程校者莫不與寓目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余所謂未見者乎因爲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爲周此山先生集云

丁氏世譜序

周小史莫繫世辨昭穆其世譜之攸作乎夫繫世固邦國之志然凡得立宗以綴其族者非有譜識所從出條所繇分則世遠族衆其繫必紊而昭穆之辨淆矣此世譜不可以不作也餘不丁氏吳興大姓也昔國家用兵江南時其家文籍盡散軼世緒無所於考

清溪君道純蚤已出家爲道士乃惕然以爲隱憂

遺討殘積以歲月作丁氏世譜一卷幹枝扶疏綱目聯絡而九祖考告身舉削遺文墓誌咸載又求誌之不存者買佳石重刻之作時思菴墓側徵記名人與是編共傳於無窮嗚呼六十年來故家子孫宅宅田田有不能道其先世一事者孰爲丁氏世譜乃出於其後人之出家爲道士者乎丁氏三世武弁至宣教公始力學登進士第爲

天子史官斯亦榮矣典教南康日嘗參訂朱氏儀禮經傳通解銀梓以行於世夫先王之爲教也莫重於



禮禮經亡缺之餘莫備於此書朱子於此蓋終身拳  
拳焉然則譜中所載事實此其家章章然者也又何  
必以它功業自見於世哉余謂禮所以秩人紀也世  
譜作則人紀秩而禮行焉丁氏世有禮學宜能作是  
譜歟或曰老子為周史為禮師清溪君又有得於此  
歟

### 祭器圖序

元統三年春太廟署言延祐中

朝廷遺官至錢唐造太室祭器工物精純具中瀛  
度乃者

陳東野文集卷四十一

文宗皇帝升祔所用器皿趣辦一時視列室所陳功  
苦弗類宜用延祐故事更造之太常以其言言諸禮  
部而上于中書中書移江浙行省如所請而造太常  
從事曰伴住者未視工於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  
木魯某與左右司都事李某任程督事有司承命唯  
謹以是年六月壬申為治鑄尊罍盞豆登劍簠簋舟  
坫盆勺之類凡百有四事言金在鎔范制孔良錯鏤  
磨治光潤龍夔八月己未告成載如京師夫禮非器  
不存而敬者禮之所以存也器有未善則所存者有  
不足矣先生之於祀事所以備物而致美也今



天子以仁孝承

宗祧以禮樂風天下歲時裸薦登降俯仰之間敬以  
所存其不在於斯乎

送甘允後甫赴上序

天可得而知乎曰天難知而理可尋霜未墮而裘褐  
製日未入而膏燭具向也人知燠寒晝夜之必相代  
而至也夫既知其必相代而至也而或戚戚於未至  
或用其智力以求其所不必至是皆謂之不能知天  
陳留甘允後甫年少富才華天曆中遭逢

聖明得在延閣從摺紳先生纂經世大典方進用俄

以病去久之表江南補行省掾又拓落不耦於是閉  
門讀書治文章窮巷草屨而允從之學大進矣夫  
畜之厚者其用舒鬱之父者其廷茂允後去此其將  
有得於天乎天何心哉盈虛消息相推而至者天不  
能畜於人而人不能辭之於天也今中書左丞耿公  
器識弘朗位高而禮恭海內之士咸願進見冀得展  
布尺寸况允從有知遇之素願不得少自見於宰物  
之地乎吾知允後將有得於天者殆亦於是乎卜之  
烏寧余閱世深矣事皆不足據惟天象可信允後其  
行矣哉



安雅堂集卷第五

江制省郎中沙刺班伯溫之官序

國家置行省以莅外服體勢侔中書以所制者遠所  
統者衆所寄者為甚重也然而以敷藏大臣之柄政  
於上也連帥牧守群有司之稟命於下也乃使數君  
子者於其間綜治文牘論定可否欲上無所拂而事  
中律度下有所受而物順軌則使百十部邑之民無  
或有愁苦之歎而政無不成者則幕僚之為任亦難  
矣然而舉同幕之議而顯裁之猶以其身責於上

下而不得有所顧避者則元僚之為任尤難也而况  
任是責於江制又有尤難於它省者乎至元六年山  
北廉訪副使沙刺班伯溫除江制行省郎中蓋慎選  
也伯溫精明而醇慤鬯而縝理通經學古而用之  
不迂練覈吏事而本之以仁義凡前代治亂得失之  
迹與所歷山川形勢城邑廢置民物豐耗以至古今  
設施之所以不同者皆有所考證以致其用世之心  
焉故內而為監察御史外而為諸省宰士諸部使者  
聲稱皆大聞於時若伯溫者固宜從容著定以黃裳  
天子之大化乃復屈寘遠外使任其所尤難者無亦



以方今之江湘有不得不實若人於莫府固不暇為  
伯溫計邪烏乎東南民力竭矣而一省所上土賦恒  
居天下十六七伯溫所任之不難者有不在於茲乎  
夫有嘉樹也必務培其本而後落其實而食之今江  
海之上有嘉樹焉伯溫往對楹之它日余南還送伯  
溫休于樹間以觀秋風之落其實也

靜觀齋心素序

三百篇而下漢魏諸書非可及也晉宗問則陶淵明  
為取高後世之務為平澹者多本諸此然而其難也  
蓋平則貌凡澹則味薄為平澹而貌不凡味不薄此

以為甚難也唐大名家如杜少陵諸人不得專以是  
體論之若韋蘇州輩其亦平而不凡澹而不薄者乎  
蓋其天趣道韻之妙有非學力所能致者鮑溶輩固  
徒苦耳余又在京師四方瑰奇偉麗之觀萃焉比得  
鄱陽劉芳伯之詩而觀之何其獨為是平澹者也余  
聞芳伯治易書詩三經而沉潛理性之蘊則其養於  
中者有素矣平生隱居清澹之鄉日與雲煙水石相  
下上悠然以忘老則其誘於外者無所乎又安中有  
所養而外無所誘則其馮之於吟詠之間者豈世之  
學為詩者所能至哉余雅慕古製以家貧逐祿奔走



無好懷時有酬應之作皆不過所謂貌死而味薄者  
毋一篇成令人自厭數欲力變其所為卒不能變而  
止耳何日從若伯山水間盡洗塵抱收清氣而養之  
或者其可以少自變乎能少自變則進而與若伯共  
攀前良之逸轡而相與往來於寥廓之表若伯名傳  
其先有曰字者慶曆二年進士官至祕書丞弟定皇  
祐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與蘇文忠公為友文學  
之緒遠矣

### 陳允恭捕蝗序

至元又六年之夏六月大興尹以京畿蝗聞於朝俾  
其屬乘傳往捕之蒙古李教授陳允恭教苾販糶有  
能績至是委捕蝗實地允恭循行五十八社見蝗甚  
而役夫社不滿百諸社不過六七千又皆其人之貧  
且瘁者允恭悉遣散去更集富有有力者得二萬餘人  
使伐蝗其灋用牛犁田側為長塹中為子井以葦席  
席壁其一面驅蝗入其中殺而瘞之蹂敗稼者有罪  
縣長吏以下咸受要束以告戒其民允恭見錄之在  
北鄉者布地十五里念冷菑之作恐人力不足以勝  
之則出私錢具禮神之物禱于其鄉之神旦日父老  
來言蝗之大者食其小者殆盡矣於是復設具禱城



隍神既而諸社皆未言蝗去矣其在者皆自死矣允  
恭審其然因告之曰今

天子仁聖百神受職故蝗不為災尔民亦知之乎父  
老皆曰是固然亦官賢明能勝委也乃皆懸帛為廣  
幅綵以色縵書黃輿之辭以送之余聞而言曰詩不  
云乎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去蝗信有神也而感神則  
有道也夫民心者神之所馮而感應之機在焉然結  
於田野之間既足以召菑及捕蝗令下又大擾其人  
而使貧且瘁者服其役是固感神之道乎古之賢守  
令能使孽蟲不入其境者非有心術亦惟致謹於感  
應之機而已矣允恭廉敏而惠慈善聞已播於賑糶  
之日及至寶坻採菑恤窮之心藹然見諸行事神喜  
其所為故禱之即應可謂得感神之道者矣嗟乎由  
京師以至窮海之民皆吾

君赤子也安得臨民者皆知古守令之能弭菑以厚  
其生乎吾即近以度遠蓋不能無所感矣允恭未嘗  
有民社之寄徒沿檄粗見一二已若此所謂一命之  
士有足以濟夫物者其允恭乎吾之所以叙其事者  
亦將告夫勢位之愈於允恭者也

送蘇伯脩治書西臺詩序



至元又六年之冬十月吏部尚書蘇公伯脩拜西行  
臺治書侍御史薦紳先生暨諸能詩者相與託物命  
題分而賦之以寓此興於飲餞之日而屬余書其右  
簡古之人以王命而之四方也則朝之公卿大夫士  
賦詩以送之所以導至意詠美德而諷勉之也尹吉  
甫送申伯之詩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送仲山甫則  
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何其善言君子也蓋君子之道時措乎至中又豈有  
柔剛之偏哉昔者伯脩之以康乎父儒之館也人第  
見其泯泯默默惟沉潛載籍若它無所能者一旦珥

監察御史發精明於溫厚之中所至平反宿冤釐正  
不度雖風裁澁遠而未嘗有不近人情之態更歷中  
外展采措事凡能吏以為難者皆泛容治辦雖才譎  
過人而未嘗有求勝於人之心蓋其天質之美又善  
學以成其德不剛不柔其殆尹吉甫之所云者乎世  
之儒者類以吳懦不事事為世詬病或以寸稱又往  
徃務為狡黠不欵實以取棄於君子之二者皆質之  
偏而不善學者也國家設兩行臺西臺獨控四省地  
而治書之為職前代所謂協律令者也律令者官司  
之守而生民之休戚繫焉以是而委諸質之偏者其



可乎哉伯脩可謂宜於其職者矣夫物之在天地間高下巨細壯弱動靜之萬不同者其質固不能以不偏也故指一物以為喻不若群彙之博依擅孤唱以寡和不若稍曲之並奏此分題賦詩之所以能具夫形容之妙而為飛魚躍之理有不可勝言者矣伯脩將即諸賢所詠之物以益驗夫道體之著得詩人言外之意以益感夫性情之微律令之協其亦在於此乎雖然吾鄙之所以望伯脩者不止在茲行也

送俞伯康赴檢序

昔者聖人之制深衣也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蓋士之為學干戈羽籥與誦弦禮書並習也既學而入官則無施不宜後世文武殊科士之為用始有不通者矣

國朝念儒者淹積選曹有終身不得一命者而遠方游徼之官恒缺於是以為州郡校官而齒未暮者充焉夫儒者平日雅雅馴馴心神智術不越乎筆研文字之間一旦擁求盜持弓矛逐捕姦詐冠攘於山區海聚之出沒亦難矣故前後之廢厥官者常相踵宰相知其然以為寧使之激厲以效用不忍使之空老於草野而止也夫今之為教雖與古人不同然朋



體適用之學亦有可得而講焉者士何為而不是之  
學哉具郡俞伯康謹飭而茂達其父邦亮先生有古  
學嘗著書說東南學者多宗焉伯康克世其學又蚤  
與世故相周旋為庠序師所至以賢能稱今去為邵  
武泰寧之朱口延檢吾知其又以賢能稱矣庠序師  
與游徼固大不相類然善用其才者隨所處而得其  
道譬良工之制器也為方則極其方為圓則極其圓  
不善為方而曰我善為圓吾不信也李伯紀丞相備  
文武之資能却大敵平大盜天下惜其亟歿而不用  
至今士大夫論宗世之事未嘗不於公之出處而三  
歎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伯康仕公卿邦豈不  
亦有所興起乎毋謂速檢位卑不敢上讓李伯紀事  
余歎伯康效李伯紀不以位言也

杜德明同知唐州序

京師故家能禮賢士以成其子弟者杜氏杜氏起  
武弁至左丞公為刑部尚書於

世祖皇帝時能平其獄幾活垂死者甚衆其子太常  
公連興大郡有惠政其民至今感之父子蓋皆樹德  
以益殖其世太常公又以為子弟不可以不學也不  
學則將落吾殖也乃闢館舍延師儒使諸子受業



士大夫至其家必治具使其子奉觴豆周旋以收聞見之懿公之夫人又克相其志於是伯子德弘仲子德明皆以文學稱搢紳間德弘用祖廕仕今為河南府推官矣德明亦以父廕同知唐州昔太常欲館余與德講學以余方教國子不可去而止及余自江南還京師則太常已捐世父矣德明念其父之有遺言也因內兄翰林趙大本致余於其壻日夕相與論道藝凡七閱月情誼既篤則相與不蚤為恨以終當別去為憂也屬余丞胃監德明唐州之牙騎亦至將行謂余曰今別去矣能無一言以贈我乎余惟昔之仕

者士與公卿家子弟二者而已而士有窮居讀書於林野閣巷之陋邦國廟朝典章儀文之盛未睹也一旦以其荒容踈言出與物接往往持古人所不可行於今者而強行之至於敗踏為世鄙笑者何可勝紀故或者謂用門閥子弟為愈於此以其父兄習見於平日者之以施於時也然子弟類皆不近儒生厭方照服玩宴樂以有官位六藉所載與凡古之人良法美意既有所未知也其所習見者果足以應方未事變之無窮者乎士與子弟胥失之蓋如此德明席累世宦望之舊後乃翁歷中外習見者既富而復治



吾黨之業殆欲兼得所謂胥失之者持此以往吾知  
唐州之有善治也唐州土沃俗美而訟簡公田之入  
之以養親遇賓客將無有戚子之心者視事之暇尚  
與州之秀民老人講求前聞以增益其所未知為宅  
日六用之地也

張武定廟堂詩序

幽并多豪傑之士以忠孝著當世又能以義處死生  
之際則武定張公其人焉公燕之東安人諱弘綱字  
憲臣竊勇有智謀自少從軍能擐甲超騎年十八父  
忠烈公為仇家所陷旦日將就戮武定夜入獄奮挺  
擊守者踣三人衆不敢動遂與父俱逃主將復繫其  
毋營中又竊負去

世祖皇帝未臨御時親帥師伐崇慕集勇士公父子  
應募從攻鄂州先登

世皇遂即大位扈駕北征又從大帥阿朮徇地漠淮  
諸郡宋將夏貴兵家強丞相伯顏每以公父子當其  
鋒輒勝之宋相賈似道駐兵丁家洲則為先鋒却之  
興張世傑戰焦山與姜才戰揚州以至滅宋征交趾  
平廣西洞蠻公父子戰功居多公由忠顯校尉累官  
至昭勇大將軍以其兵鎮江陰又移戍淮東之通州



二州之民皆安焉大德五年有劉深者言西南夷曰  
緬國者可以兵取

朝廷授深行省右丞使以兵往深與公有宿讐迫公  
同行公年六十五矣計不得脫則曰即死深手不若  
死於戎行吾其釋死所乎至鬼州畫策深皆不從驅  
兵入險阨餽運不繼士卒飢愆不能戰深棄軍宵遁  
公遂力戰以死反檣歸燕山通州之民迎祭不勝悲  
乃相與立祠堂祀之公鄉大夫與凡朝野之士皆為  
歌詩以哀悼之公歿之二十四年 制贈宣忠秉義  
功臣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

三 雜錄卷五

一

又方川仲四

封齊郡公謚武定以公子集賢直學士濩之請也後  
至元四年漢以通人之新武定祠也與其子孫親戚  
言曰吾年雖七十餘又目瞽又不能視然當往新祠  
燎黃以告天子之有嘉貺也并以擊賢所為廟堂歌  
詩錄諸梓庶吾父之所以死者白於世也具舟且行  
俄駭作不起子元永等痛其父之不得終厥志也乃  
以向所粹詩竟刻之騷体居首長歌次之五七言唐  
律又次之作者之名位高下與夫歲月之先後不計  
也元永以旅嘗見知於其父使序其編端嗚呼人孰  
無死而死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當深霄遁時



公不戰死終亦為深所害害必名不善則身與節俱  
喪於其手矣公既得死所則雖殞其身而平生之所  
存者不亡也使天下後世誦廟堂之詩哀公之心而  
想見其為人公不志存於無窮乎公之子孫所以拳  
拳於是詩之傳者蓋以此耳張氏自武毅公以未能  
以忠孝世其家學士雖不以甲冑效用為監察御史  
以直言論國事幾危其身服勤祖父之事則至死而  
後已可謂能具忠孝之節者矣元永兄弟又克樹立  
以繼承先志天其賜忠孝之家使多賢子孫以永其  
休聲乎

送顧達於安豐縣尉序

廣信顧達鄉由四門生補吏以年勞得尉安豐而徵  
言於余余告之曰安豐在宋世為邊鄙民習戰鬪攻  
劫豪勁難探馴自國家混一以來舊俗日變戰鬪  
攻劫者皆服勤農畝寡勁者皆轉為善良又其地廣  
沃足衣食無禁符之警承平蓋六七年矣為尉於  
此者亦何幸六與斯民相安於斯時乎吾嘗見尉逐  
捕寇敵所至大雞弗寧往往縱求盜賊為惡者引善  
族以濟其貧欲又或藉是以為功名夫尉以靖民也  
而尉則擾之尉以除賊也而尉則賊之民焉用若是



者之尉其邑也達鄉歛慮而闡敏父慈播紳先生知所以為學者矣今之安豐也宜以忠信甲冑仁義干櫓保衛斯民於泰和之園使盜畏尉而民不知有尉則為之道得矣

送李守中下河延檢序

鰲溪書院山長李君守中之謁選吏部也以按官關少借注贛之寧都州下河延檢將行以奎章學士蜀郡虞公所為序示余求一言繼其后虞公善守中之能長鰲溪也以謂昔人置書院易郡縣學之所以為學者意欲守中得教授一郡則以昔人之施於書院

者而施於所教之郡學又恐郡學拘時父之習不得如在書院之為者夫使守中得為教授猶恐有所不得為者今以游徼為職則雖郡學之所為者不得為矣况得為昔人之所施於書院者乎守中是行則充非虞公之所望也雖然書院治為已之學也以是為教則無往而非吾施教之地也古之行於吏治與講於庠序者非有二道哉在泮有囚馘之轍而謀帥亦有詩書禮樂之選孰謂游徼之地不足以施昔人之施於書院者乎守中誠能以所以為山長者為延檢使其人皆被服文教無敢為非義者則下河之民皆



吾書院之弟子也虞公聞之則亦莞尔而咲矣

送盛克明貳泰州稅使序

余聞揚州盛克明之名久矣每送江南上京師艤舟  
邗溝輒不得一邂逅今歲克明北游與其里人陳新  
甫見余於居賢坊之官舍觀其言論風致信佳士也  
至問其生平出處之槩則若有不釋然者一日新甫  
為余言克明元為隨州學正汴東宣闈辟為掾尋以  
誣去檄改荆湖北道掾以親老辭它閩知其誣於誣  
而愛其有美才也乃皆以書來辟皆謝不就河南省  
平章全公好崇獎賢士謂不可更使克明事刀筆筐

篚薦為廬州之景賢書院山長山長歲滿當教授一  
郡吏部以闕少借往泰州稅課副使監察御史為辨  
前誣而洒雪之所不釋然者一旦釋然矣余觀克明  
掾淮東時事蓋坊所謂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者哉天  
理不可誣而公論著於

朝廷則所謂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者與苟無妄而得  
災則不宜有以動其心也天理之无妄不且恃也及  
公論既著則亦无妄者之必然也非有不當得而得  
之為可喜也克明家貧親老無以為養而宦轍坎坷  
不能不動其心今坎坷既平而泰州去家又近足以



便於養其親耶克明不釋然於昨日與釋然於今日者其心甚可念也

程氏連理木詩後序

程時叔先生在史館時余助教國子暇日數往來相好也四子仲曰徐叔曰賚皆國子生時叔富經學敦行誼子皆雅飭嗜學其父歿已久愈益輯睦願相與樹立以無墜其父之所存者於是其家棠梨有連理之祥翰林學士歐陽公序之詳矣徐與賚復屬余叙其後夫人與物同得天池之氣以生者也為非物之物而能物夫物者人也故夫物之為妖為禎者皆人

心有以致之況是木也而父之所手植而兄弟朝夕之所徘徊而顧瞻焉者豈不亦曰吾身親之枝也已弟同一體也其本同則其枝弗可以相遠也觀物而興感積誠以動物感而動動而應者有不在於心者昔者詩人以杖杜興獨居而無兄弟杖杜者特生之棠也無兄弟則如棠之特生兄弟交愛則棠梨之理見於其家宜矣嗟乎世之人自翦其枝葉以至於其本根者蓋有之矣君子之於程氏也能不喜聞而樂道之乎而兄弟宜益封殖茲樹余南還道出句章當為子賦角弓之詩諸賢所為詩則為我歌之



佩玉齋類藁序

江寧楊先生以學行文章著當代然攷其平生出處  
在朝廷之日殊少晚歲待制禁林即以病去尋  
又以老致其事人謂先生得久於其位則所以飽宣  
皇仁而斧藻休光於無窮者宜何如夫何造物者鐘  
以至美而喪祿大用使忽忽以老徒以所蘊日授其  
所遊游者而已豈積之久者其發遞約於前固所以  
裕於後邪先二子皆賢而有才伯曰文學訪余錢  
唐官舍知余嘗業蠶師以為食者出示近藁一帙其  
言騁而不放惡而不靡款樸而不野刻雕而不鑿蓋

子夢集卷五

一

非徒文也學殖於內而文造於外也其用功亦不淺  
矣冠士冠服士服林林手肩摩而踵接也求士之寔  
不得一二焉況求一家父子兄弟之皆有其寔乎若  
楊氏者可謂卓然出於千百之中造物所以與之者  
獨甚厚猶以先生不大用而疑造物之畀者細人之  
膚見也文學貌碩齒富仕涂方開殆與其弟聯軌並  
進以所學裁於事業而炳如丹青者著於典冊之威  
人將曰揚先生所未用者今於其子用之矣則先生  
未嘗不大用也烏乎人之望文學兄弟也亦重矣

安雅堂集卷第五終









